

卷之五
初稿



334
L4114-07
9743-2
3

素描稿

谢稚柳 著

mls13/16



美院图书馆 B0001809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鉴余杂稿

谢稚柳 著

责任编辑：龚继先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附图 32 页 字数 160,000

1989 年 5 月第 2 版 198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200

图 版 目 录

上虞帖·····	晋	王羲之
古诗四帖·····	唐	张旭
诸上座帖·····	宋	黄山谷
蒙诏帖·····	唐	柳公权
紫丝鞞帖·····	唐	柳公权
论书帖·····	唐	怀素
小草千文·····	唐	怀素
簪花仕女图·····	唐	周昉
雪竹图·····	南唐	徐熙
溪岸图·····	南唐	董源
阆苑女仙图·····	五代	阮郫
湖山清晓图·····	宋	刘道士
秋山问道图·····	宋	巨然
溪山秋霁图·····	宋	郭熙
早春图·····	宋	郭熙
关山春雪图·····	宋	郭熙
渔村小雪图·····	宋	王诜
茂林远岫图·····	宋	李成
夏山图·····	宋	屈鼎
溪山行旅图·····	宋	范宽
雪图·····	宋	范宽
六马图·····	宋	赵伯驹
临韦偃牧放图·····	宋	李公麟
听琴图·····	宋	赵佶
四梅花图·····	宋	扬无咎

百花图	宋		
松猿图	宋	牧	溪
竹鹤图	宋	牧	溪
人物故事	宋人		
百尺梧桐轩图	元	赵孟頫	
鸳鸯图	元	赵孟頫	
黄鸟竹石图	元	赵孟頫	
溪山暖翠图	元	黄子久	
溪山暖翠图恽南田题	清	恽南田	
山水图	元	黄子久	
赠钟玉行诗	清	石涛	
致八大山人书札	清	石涛	
庚辰除夜诗	清	石涛	
双钩兰竹图	清	石涛	
黄山图	清	石涛	
黄庭经神像图(部分)	宋	梁楷	
八高僧故事图(部分)	宋	梁楷	
溪山楼观图	宋	燕文贵	
绿荫亭子图	明	沈周	
八大山人小像	清	黄安平	
李贤墓壁画(墨竹)	唐		
李贤墓壁画(墨竹)	唐		
竹石图之一	宋	苏轼	
竹石图之二	宋	苏轼	
墨竹图	宋	文同	
朱耷题记二则	清	朱耷	
娄叡墓壁画之一	北齐		
娄叡墓壁画之二	北齐		
写生蛱蝶图	宋	赵昌	

目 录

敦煌石室记	1
《敦煌艺术叙录》后记	24
《上海博物馆藏画》读后记	28
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唐宋绘画论艺术源流	33
北行所见书画琐记	43
晋王羲之《上虞帖》	53
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59
宋黄山谷《诸上座》与张旭《古诗四帖》	64
唐柳公权《蒙诏帖》与《紫丝鞞帖》	67
唐怀素《论书帖》与《小草千文》	71
唐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时代特性	73
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	76
南唐董源的水墨画派与《溪岸图》	80
五代阮郛《阆苑女仙图》	82
《湖山清晓图》与巨然、刘道士	88
李成考	90
论李成《茂林远岫图》	99
范宽	104
北宋李公麟的山水画派兼论赵伯驹《六马图卷》	108
宋徽宗《听琴图》和他的真笔问题	110

从扬补之《四梅花图》、宋人《百花图》论宋元之间

水墨花卉画的传统关系	115
牧溪画派和他的真笔	119
宋人画《人物故事》非《迎銮图》考	121
元赵孟頫的山水画派和《百尺梧桐轩图》考	126
赵孟頫的花鸟画派	129
元黄子久的前期画	131
关于石涛的几个问题	135
论书画鉴别	146
石涛画集前言	169
梁楷全集序	176
董源、巨然全集序	183
燕文贵、范宽全集序	191
谈明、清摺扇书画集	198
八大山人取名的含义和他的世系	202
董其昌所谓的“文人画”与“南北宗”	208
唐代墨竹	219
八大山人“二九一十八生”印	222
北齐娄叟墓壁画与莫高窟隋唐之际画风的渊源关系	225
借鉴——绘画艺术的主要基础之一	229
再论徐熙落墨	
——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	235

敦煌石室记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在敦煌东南,西接鸣沙山之麓,与三危山遥相对。窟东向,壁立十余丈,长可一里许。碧树千章,流水弯环。自敦煌至莫高窟,其间沙漠四十里,黄沙逆风,不见荃草,至此无复荒索之意矣。窟之东,有上、中、下三寺。上、中寺为僧刹,下寺为道观。上、中寺,其始即唐之三界寺,清道光时,始分为二。光绪年间,道士王元篆以藏经致富,建道观,以下寺为中寺,道观为下寺。寺后有巨流,名宕渠。源发于南山,广及十余丈,今则细流数弯,不复成渠矣。

莫高窟之名,始自何时,无可考。案石室所出《唐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谨选得敦煌郡南三里孟受渠界,负郭良畴,厥田上上。凭原施砌,揆日开基,树果百株,建浮图一所,莫高窟龕图画功德二铺。”又《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云云。《孔公功德铭》与《阴处士功德记》皆唐时物。莫高窟(莫又作漠)盖就山名,因以为窟名者。

莫高窟建始于苻秦建元二年(晋海西公太和元年,公元三六六年)。案《唐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在第十四窟内):“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因就此山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傅师窟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造作相仍(中略),乐傅、法良启

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惟甲子四百余岁，计窟至一千余龕。”

《唐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公元六九八），其时已至一千余窟，此四百余年间，可谓盛极一时。圣历以后，至五代，赵宋，并有营造，或系新建，或就旧窟更新。世异时移，兵燹相仍，崩毁至多，其尚有壁画者，今惟四百有余窟。

此四百余窟，栉比相连，绵亘一里许，其高处有筑洞至四层者。据张氏之编号，为三百零九窟。其编次自南而北，复自北而南。其间小洞若干，俱附属于大洞，为某号耳洞，不再另立号。其上层诸窟，窟前原均有走廊。盖每窟窟内互不相通，自甲窟至乙窟，非借走廊不能达。清同治时，敦煌白彦虎起义，走廊尽毁，上层诸窟，遂不可登。光、宣之间，道士王元篆招工将窟内壁凿穿，俾窟与窟间得相贯通。

莫高窟营建巍峨，丹青千壁，自魏迄宋，代有继作。然千百年来，此灵严净域，简籍不载，往哲无闻。自匈牙利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来敦煌，窃夺经卷等文物，为国人所闻知，敦煌石室之名，始大噪于人间。盖自清光绪年间，有湖北人王元篆，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后退伍为道士，来至敦煌，穷无所归，投宿于第一百四十三窟。敦煌寺院俱为红教，诵番经。独王元篆诵道经，作汉语。以是，人多乞其礼忏，生涯不恶。因佣一杨某，为之抄经。杨某就第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间，置一案。抄经之暇，吸旱烟，以芨芨草（芨芨草如芦）燃火。杨某背壁坐，常以燃余之草，插壁间裂缝中。某日吸烟，余草稍长，仍插其处，乃深入不可止。以手击壁，其声中空，疑有它，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幢、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此光绪二十六年岁庚子（公元一九〇〇）四月二十七日事。盖宋时避西夏之乱，秘藏

于此，即世所传藏经洞也。王道士于是延城中士绅来观，士绅辈不知其可贵，谓此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辄嘱仍还置窟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与潘道台。有匈牙利人斯坦因，自印度来中国，至新疆，闻知其事，遂来敦煌，晤王道士，密语利诱，且为之说唐僧取经故事，谓此经卷唐僧本取自西方，今仍还之西方固宜。兼许银三百两，王道士惧城中士绅，初不敢应，及见赠银，意始为动。斯坦因就莫高窟近处，设帐篷于沙漠中。雇一湘阴人名蒋资生，夜就窟中为斯坦因检视藏经，历若干日，取其精好者，及佛幢、绣像等，捆载四十驼而去。时为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此事轰传国外。有法国人伯希和，不久接踵来敦煌，再说王道士，于是王道士知藏经之可贵，不复肯轻许之。伯希和计无所出，重许以银元宝，伯希和终得载去十大车。至其赠银若干，敦煌人至今无有能详言之者。伯希和至北京，颇扬言于士大夫间，尝为梁任公曰：“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宣统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北京学部始令甘肃省将余经尽缴北京，则仅八千卷而已。初，学部委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輶代表接受此项经卷，以大车装运北京，当车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子何震彝字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字木斋，刘廷琛字幼云及方尔谦字大方等，就其家选经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将卷之较长者，一拆为二，以充八千之数。事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奏，会武昌起义，事遂寝。其后如日本之大谷光瑞所派遣之探险队、吉川小一郎，亦来敦煌，骗取藏经一百余卷，橘瑞超为三百六十七卷。至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美国人华尔纳复私自来敦煌,在石窟中剥离壁画二十余处,窃取而归,祖国文物,千载宝藏,几扫地以尽!

莫高窟既肇始于乐僔,此窟已无可考。以窟而论,第二百三十三窟为最古,以历代之重加修建,若干窟已不复存其原状,其原画大多亦已涂去,故今壁间,有隋、唐、五代、宋之画,累迭至三、四层者。乐僔窟既不可知,则法良、建平、东阳诸窟,亦俱不可知矣。

案窟之形式,其顶有如船篷者,有如屋顶者,有平顶者,佛龕有在西、南、北三壁间者,有在窟中央建一大方柱,就柱之四面为佛龕者,此皆为元魏时窟,而以顶如船篷者为最早。隋窟与魏窟相仿佛。至唐则尽变其形,顶分四方,渐向上缩小,成一小方为藻井。佛龕在西壁间,间亦在西、南、北三壁俱有者,但甚少。亦有在壁中央建一佛台者,亦甚少。此类窟或即就前代窟所改建。五代、宋窟,大致俱类唐,亦或即利用前代旧窟。

每窟佛龕中,必有塑像。其数,视窟之大小而定,大致最小之窟,必有本尊一躯,此外有三躯者,则为本尊、迦叶、阿难,有五躯者,为本尊、迦叶、阿难及二护法神。其最大者为九躯,为本尊、迦叶、阿难、文殊、普贤、观音、大势至,及二护法神,亦有塑涅槃像者。至其形态,魏塑与魏画同风,隋唐亦然。

敦煌藏经既空,惟千壁丹青,至今犹屹然无恙,其流派可略而言者:元魏之制,骨体肆野,用笔飞动,窟内诸画,大致南、北壁上三之二为释迦树下说法像,或佛传图,贤劫千佛。两壁佛龕之左右帐门及佛龕内,为十大弟子。左右帐门上端最多者为普贤供养品,间亦有作文殊问疾品,然甚少。窟顶上多为散花、神怪、飞仙,或贤劫千佛。亦有为佛传图者。东、南、北壁最下端及佛龕下,为窟主之一家供养人像,亦有为夜叉者。

南、北壁间之佛传图常占全壁三之二，颇似后世之横幅。有上下连续三段者，故事中人物、状态，连接而错杂。骤视之几不可辨，盖写故事之演进，而用连环式者。似此画法，至唐时始不复见。

考壁画之时期为最难，画史无题名，惟有赖于造窟时之发愿文，然十九剥落，且诸窟非必有发愿文者，以是，可依据者甚少，要当仍以研求其画派为第一，然后证之以纪年，或供养人像题名之可考者。如第八十三窟北壁上有两发愿文，其一纪年为大统四年（公元五三八），其一为大统五年（公元五三九）。大统为西魏文帝（元宝炬）年号，元魏之窟近百，其有年号可证者，仅此窟耳。

西魏画之最完整者，当推第八十三窟为第一。南壁上之五比丘故事，上下连作三段。即前所述之连环式者。窟顶之禽、兽、神、怪等生动率野，以论其笔，妙在奔放，而短于敦厚。其敷彩，富于艳冷，而啬于温缛。其状物，夸张取势，不无过当，然其风格，固清空放荡，矫健有余也。

北魏画，如第二百三十三窟为前期，第二百四十八窟以下数窟，则颇与大统相近，已启西魏之风。北魏、西魏，所不同者，北魏乏西魏之劲爽。北魏有质朴之意，西魏入矫诞之境。至其熔裁通变，固波澜莫二也。

隋自文帝（杨坚）开皇，至恭帝（杨侑）皇泰（公元五八一——六一九），先后四十年，为时至暂，画派初承元魏，惟骨体稍圆（第九十四、第九十六窟有开皇五年发愿文）。开皇以后，则凝厚纯正，肆野之气已绝，温婉之风渐生。四十年中，神采气质之间，与元魏卓尔殊途矣。

唐自武德（公元六一八——六二六）以后，画派郁起，风规灿然，逮及开元（公元七一三），将百年间，裊裊乎入于无极矣。稽其流派，盛衰之间，约可分判者。一、武德年间。二、垂拱年间（公元

六八五——六八八)。三、天宝年间(公元七四二——七五六)。四、肃宗上元年(公元七六〇)后。五、建中年间吐蕃时(公元七八〇——七八三)及大中(公元八四七)以后。

武德年间与开皇以后,陶染所凝,风沿波接,区别尚微,今可证者,为第一百九十窟北壁下男供养人像第三身题名有“幽州总管府”五字尚可见。案《资治通鉴》隋炀帝(杨广)大业元年(公元六〇五)废诸州总管府,至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边要州复置总管府,以罗艺为幽州总管,武德七年(公元六二四)后复改总管为都督,此窟题名,必武德元年至七年间(公元六一八——六二四)事。设以此为大业以前窟,则第九十四、第九十六诸窟,皆开皇年间者,其画派实与此门户不伦,大异其趣,无可附会也。

武德以后,日趋雍容,清新华贵,惊采绝艳,南北壁间多作经变,四周图花边。佛传图,式如今之屏幅,册页然。佛、菩萨等,俱尚壮美,一洗元魏清癯之风,堂皇绚烂,得未曾有。武德以后之有年号者,为第一百三十七窟,有垂拱二年(公元六八六)发愿文、佛龕内之收伏外道,尚间含魏隋遗意,颇为独特。它如第一百三十三窟之各部落酋长听释迦多宝说法,第一百三十六窟龕内之维摩变,第一百五十八窟之释迦树下说法像,俱为初唐画之绝精者,而第一百三十四窟之维摩变,渊穆凝厚,风骨高华,终唐之世,遂为独步,固知武德之后,天宝以前,其画派日趋于厚重沈练之境,虽至天宝全盛之时,犹足以高视其间。

天宝之唯一可证者,为第二十窟,此窟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广五丈三尺,塑像亦高七丈零八寸,营造之大,仅次于第四十四窟,洞口南北壁间,供养人像高可六七尺,兼作花柳绿茵,为园林之境,北壁男像四身,后有持杖拂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后女侍九人,北壁男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须髯甚美,手持长

柄香炉，高六尺七寸，前题名两行，石青底，字作三寸大，立粉堆金。

“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都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

南壁女像第一身，钗钿、簪花、锦衣、红裙、罗带垂肩际，高四尺八寸，题名一行：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

乐庭瓌史籍无可考。案《旧唐书·地理志》：“河西道瓜州都督府下，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复为瓜州。”《旧唐书·职官志》：“武德改郡为州，置刺史，天宝改州为郡，置太守，乾元元年复改郡为州，置刺史。”晋昌郡自天宝元年置，乾元元年废，凡十六年，乐庭瓌守晋昌，要当在此十六年间，墨离军不知始于何时，案《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郡下，但言“西北千里，有墨离军”。《张守珪传》：“王君奭死，诏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王君奭卒于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又《王忠嗣传》：“讨吐谷浑于墨离，平其国。”“天宝五年，王忠嗣为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讨吐谷浑在领节度使时，是乐庭瓌之守晋昌郡，兼墨离军使。又当在天宝五年（公元七四六）后。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变乱，肃宗（李亨）在灵武，尽召西河戍卒，收复两京。以一郡守，自不能在出师收京之时，悠然自营功德窟。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西京收复，明年为乾元元年，而晋昌郡废，是此窟当始于天宝五年后，成于十四年前。

榆林窟第十七窟里窟，亦天宝时画，东壁卢舍那佛，南壁西方净土变，北壁弥勒变，西壁左右文殊、普贤，及四壁隙处之十六观，未生怨，释迦，诸菩萨等，俱极美好。粲焉若新。莫高窟四百余窟，未有完好若此者，至其经变中山水树木，莫高窟第三十六窟晚唐画，实滥觞于此。乐庭瓌夫妇供养像，堪与此窟画称双绝。

天宝之际，与垂拱体法稍变，而神趣顿异，秣缛新丽，实又过之，供养人像，俱尚肥壮，作数尺高，亦前所未有者，譬诸诗篇，犹李、杜之于鲍、谢矣。

肃宗时，风雅顿歇，如第一百八十六窟之有上元年号者，则粗俗荒率，了不足观。盖其时中原祸乱虽靖，而吐蕃乘虚扰乱河西。丹青妙手，鸿飞绝迹，故其壁画，转不逮大中以后笔。盖历代画派，盛唐以前，后世必视前代为成熟。元魏不如隋温厚，唐初新创，丕焕成章，逮及盛唐抵于至极，盛唐以后，间有佳者，然风骨情采，日就微弱矣。

自德宗(李适)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①后，沙州陷于吐蕃，中原间阻，英才遂空，虽体制仍旧，然笔漫而意芜，神荒而气率。间有清才，情文茂发。如第三十六窟之经变，第六十八窟之释迦等，并为妙制，然犹病其外腴而中疏，文高而质虚矣。诸窟维摩变中，有吐蕃赞普画于各国王子之前者，此吐蕃据沙州时之作。其流派并可于此证之。

自宣宗(李忱)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②后，河西归义军节度使为张议潮。第三百窟有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此图仪仗甚盛，人物繁密，骨体沈练，亦一时之妙制，晚唐之逸骥矣。

唐大中中，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张议潮，当建中年间沙州陷于吐蕃。议潮生长虏中，然心系唐室。阴结豪俊谋归唐，会吐蕃国乱，议潮乘隙一旦率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吐蕃守将惊走，遂摄州事，时为大中二年。于是遣其兄议潭，州人李明达、李明振等，献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图籍于唐，因擢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拜明达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使中丞。旋复于沙州置归义军，领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以议潮为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度支等使。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入朝，

又加议潮为右神武统军,赐田宅于京师,命其从子淮深代守归义。咸通十三年(公元八七二)八月,议潮卒,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即有托孤于议潮婿瓜州刺史索勋之事,勋乃自为节度。景福元年(公元八九二),朝命许之。议潮第十四女为凉州司马李明振妻。杀索勋,请于朝,以议潮孙嗣为节度使。朝廷乃命使者赍诏诣沙州慰问,并以李明振长子李弘愿,充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李弘定充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等使。第三子李弘谏充甘州刺史。时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也。议潮夫人,广平宋氏,及卢氏。兄议潭,夫人巨鹿索氏,子淮深,今案诸窟中张氏供养人题名,复为掇记之。

案《五代史记》:《吐蕃传》、《东都事略》、《西蕃传》并作张义朝。《旧唐书》:《宣宗记》、《懿宗记》,《新唐书》:《宣宗记》、《吐蕃传》,《资治通鉴》并作张议潮。兹据第四十六窟题名为议潮,其题名:

“叔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赐紫金鱼袋右神武统军南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实封千百户司徒讳议潮”

张议潮兄,案《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旧唐书》:《宣宗记》并作义潭。《通鉴》作义泽,兹据第四十六窟题名为议潭,其题名:

“(上缺)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守金吾卫(中缺)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南阳郡开国公讳议潭”

第三百窟张淮深题名:

“侄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上柱国(中缺)鱼袋淮深一心供养”

同窟并有男女二出行图,其一题名已剥落,其一书: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

又案第四十六窟三女供养像题名：

“(上缺)姑藏郡太夫人巨鹿索氏”

“叔母宋国太夫人宋氏”

“叔母夫人卢氏”

第四十六窟议潭及巨鹿索氏题名，上半虽皆残损，以议潮与宋国太夫人宋氏及夫人卢氏题名称叔及叔母，是议潭与巨鹿索氏当为淮深之父母，议潮为议潭之弟。第三百窟之二出行图，为议潮夫妇。第三百窟为议潮功德窟，其时正守归义。第四十六窟为淮深功德窟，其时议潮、议潭已卒，淮深正嗣为节度，观题名可知也。

第一百五十五窟二男供养像，前身为童子，题名：

“(上缺)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南阳郡开国公张承奉一心供养”

后一身题名：

“(上缺)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索勋供养”

第三百零五窟二男供养像题名：

“敕归义军节度瓜沙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营田等使(中缺)军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巨鹿郡开国公食邑贰仟户食实封□百户赐紫金鱼袋上柱国索勋一心供养”

“男故太保孙(中缺)守沙州长史兼御史□□□承一心(下缺)”

案议潮既卒，侄淮深嗣为节度使，据敦煌出张景球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云：“府君讳淮深，字禄伯，敦煌信义人也。……考曰议潭，赠散骑常侍。府君伯，大中七载(公元八五三)，便任敦煌太守。……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麾，特降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廷。……公以大顺元年(公元八九〇)二月二十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兼夫人颖